

# 鼠

彼一年，阮的管樂生活





## 一鼠、彼一年，阮的管樂生活

民視製作「臺灣演義」節目，主持人胡婉玲小姐來員林訪問音樂家施福珍先生，阮是施福珍先生的學生，是施先生指定的受訪者，仔訪問的過程中講著初中時，對施先生的印象，恰問阮對臺灣囡仔歌創作的過程，是毋是受到施老師的影響？予阮想起施先生叫阮參加管樂隊，彼段歡鼓吹的日子，受著伊的啟示，了後行向臺灣囡仔歌創作恰推廣的種種記持。

一九六〇年，阮對臺灣中部西海岸邊一個庄頭，屬於舊濁水溪溪底的沙埔地（漢寶村）來到秀水鄉。彼年，阮對漢寶國民學校畢業，考入秀水這間五年制的農業職業學校，入學時選擇綜合農藝科，當時校長是江西人的袁立錕先生，導師是袁傳瑾先生，初中一年仔就開始踓佇學校的宿舍，這個學校有廣闊的水田、果子園、魚池仔、飼牛的牧場，閣有一窟魚池仔，是一個真嬌款閣樸實的庄跤農業學校，是咧培





養農業的技術人員，同窗中間無啥物升學競爭佢壓力，過著無煩無惱的生活，一群學生落田底去拏草，用「水濁草就沒」的方式，去做「拏草」的工課，有一種耍水佢捏爛塗的趣味，去果子園工課閣會偷挽果子來吃，若予先生掠著，當場予先生罵一頓粗飽，降旗了後行去水池仔偷釣魚佢耍水，抑是去拍籃球、練走標、同窗仔陳番王攏穿鐵柴屐咧走運動埕，逐家選擇家己愛做的各種運動。

彼時陣，有一位受日本教育的沈藤先生，教阮的農藝課，教阮舉擲鋤頭、擔畚箕、做肥料，落田去掖秧仔，體驗農民「一粒米，百粒汗」的作穡人生活；因阮踎佇宿舍的幾位同窗，家庭環境無好，學校予阮做工課賺淡薄仔錢的機會，透早去牧場擠牛奶，許梅顯先生教園藝課，教阮種果子、徙大欖的椰子樹，用滾木的原理，運用索仔拖大欖種別的地方，有時愛擔屎佢尿去果子園沃肥，這實習課程對本是農村子弟的阮袂有壓力。有一位教英文的魏先生，教阮的英語課，予阮感覺有真大的壓力，若親像鴨仔咧聽雷，職業學校的學生對英文課嘛無重視，到期末考的時，老師會先寫二十個單字、十句短短的例句、一篇短文來做範圍，若是硬背起來考試就會過關，考試一下煞，背的英語就閣還予先生。讀了五年一貫制的職業學校，對初一到高職畢業，英文

科都靠『貝多芬』通過考試的，英語能力當然是無半步，大家攏心內有數，若想欲升學考試的同窗，攏愛去外口的補習班補習。

阮初中一年級的音樂老師，是這馬名聲迴京城的臺灣囡仔歌的園丁施福珍，一世人從事音樂教育佢臺灣囡仔歌創作，二〇一五年十月，三立電視台佇彰化縣政府的贊助下，拍一片《百年童謠看見施福珍》的影片，同時出版囡仔的尪仔冊《樂音悠揚—童謠囡仔王施福珍的故事》，來表達伊創作四百多首囡仔歌的心路歷程，佢伊一世人拍拚的生活故事，施先生佢啟示阮歌詞的創作。為了感謝施福珍先生，佇欣賞〈看見施福珍〉的紀錄片以後，阮特別寫一首臺語詩，發表在《台江台語文學雜誌》〈囡仔頭王〉寫著：

彼一年 予打馬膠弄破  
 睏中晝的 夢無張持  
 叫阿爸 買豬跔  
 爛爛的豬跔籬 變成街頭巷尾的歌聲  
 予人 流喙瀾……

你講 澎恰恰的大鼻孔



唱到 二〇〇一年做著  
全國學生歌唱比賽 指定曲  
挖到鼻空烏攏攏 實在  
驚死人的澎恰恰的  
鼻空大

賣叭呼呼的臺灣囡仔歌  
名聲衝到維也納  
奧林匹克世界合唱大賽的  
舞台 搶到金牌  
維也納市民 醉倒你的歌聲中

你感謝 許常惠教授的  
牽教 一世人寫出四百外首  
囡仔歌 你講火金姑會落土  
阮嘛種出 逗陣來唱囡仔歌  
追隨 著你的跋步行……

當時施福珍先生教阮的音樂課，講伊佇臺中師範畢業後，予分派佇秀水鄉的陝西國校教冊，因為參加初中的音樂

教師檢定考試，以狀元的成績予錄取，就應聘佇秀水農校擔任音樂老師，閣佇課外活動指導樂隊，施福珍先生少年時，愛穿白色的西裝，白色皮鞋攏是拭甲金燦燦，瘦瘦脹脹緣投面腔，上課精神真好，唱歌閣真好聽，學生聽課真正快樂，有時施先生會展現他的「踢踏舞」的絕技，輕快的跋步聲響佇教室中，音樂課算是一節予人快樂的課程，時間攏是真緊著過去。

施福珍老師上音樂課時，除了教課本的歌曲之外，講一寡民間歌謠，教阮唱一條〈採茶曲〉的民謠：『太陽初升大又圓，鳥兒叫連天，拿著竹籃上南山，一步一步趕，不覺到茶園。看見鄰居和伙伴，互相頷頭問早安。』這首華語歌謠到今還記佇頭殼內，這馬，阮有一個演講專題〈茶諺·茶歌俗文化〉，演講時攏會教予茶藝師，因為這種民歌就是祖先的生活記持，後來也將阮演講的內容，寫出一篇〈飲盡杯底見詩心〉的文章，發表在《聯合報》副刊。

阮閣會記得細漢的時陣，捌聽過一條民間歌謠〈三輪車〉：「三輪車，跑得快，上面坐個老太太，要五毛，給一塊，你說奇怪不奇怪。」這首歌短短簡單閣趣味，阮若看著街頭巷尾的三輪車，定定會唸出這條歌，毋知影這田歌曲的由來。這種歌謠自然成做一種記持。



一直到阮咧寫《臺灣囡仔歌的故事》時，才對劉美蓮研究的《臺灣兒歌與民謠之旅》專冊上，看著這首〈三輪車〉民謠的故事：聽咧講一個一九二七年出生佇臺北市的陳石松，咧讀臺北師範學校音樂科時，編寫一首曲詞〈一朵美麗的紅花開了〉，投稿「新選歌謠」，彼當時主編的呂泉生認為歌詞傷單調，旋律予人感到活潑古錐，當呂泉生佇咧看稿的時，聽著街仔頂有囡仔咧唸：『三輪車，跑得快，上面坐個老太太，要五毛，給一塊，你說奇怪不奇怪。』呂泉生發現囡仔唸著旋律恰陳石松這塊曲真合，就寫批予陳石松建議恰唸謠〈三輪車〉來配合，陳石松嘛全意。佇一九五三年六月新選歌謠十八期發表，取名〈童謠〉。

無想著新選歌謠第十九期，佇「編後語」寫著：〈童謠〉發表後，非常受著歡迎，有人嫌歌詞傷短，游彌堅先生專工閣填一段新歌詞：『小猴子，吱吱叫，肚子餓了不能跳，給香蕉，還不要，你說好笑不好笑。』於是這首曲子，變成兩段：作曲陳石松，詞A段坊間童謠，B段游彌堅填詞。

會記得初中的時對音樂產生興趣了後，有一工上完音樂課時，施福珍先生叫我參加學校的管樂隊，阮當然歡喜來接受，加入管樂隊後，施先生指定阮歎烏笛仔，這種樂器號做豎笛（Clarinet），施先生捌對阮講：「這種樂器用一片簧片



震動來發聲，所以閣有另外的名「單簧管」，閣因為規枝烏烏，所以號做烏管，台語俗稱烏管笛，簧片大部份是竹篾做的，歡了愛拭清氣。」逐工阮練習歡長音，佻阮的學長做陣練習，逐工下晡下課以後，樂隊就集合在學校大禮堂，接受先生的指導，按照步數慢慢來學習，一直到會使佻同窗合奏演出，嘛才會使算完成。

阮加入樂隊的時，有幾位學長予阮永遠的記持，歡小喇叭的張光雄、陳秋吉、王錫其、江鴻洲，歡巴里東的陳仁彰、陳番王、陳福原、柯順定，還有張一雄、楊昌數、楊昌中……等人，有一寡人攏踎宿舍，暗時猶會做陣練習合奏，阮對烏笛子佻薩克斯風的聲音是阮所佻意的，隊長笛聲音的清亮、薩克斯風的粗曠，佻其他木管樂器比較起來，烏笛子的音色充滿了柴頭的氣味，厚重閣溫暖。

會記得施先生有共阮講：音樂神童莫札特就愛烏笛子，所以講這種樂器佻管樂隊中的重要性，所以阮更加迷烏笛子。因為烏笛子音色溫柔，適合替管弦樂團中的小提琴聲部，管樂團曲目中的烏笛子，常常需要挑戰小提琴才會使做到的音形、技巧，所以管樂團中烏笛子聲部的首席，管樂團的首席定定擔任獨奏Solo的部分，是其他樂器無法代替的一個聲部，可見烏笛仔佻管樂中的地位。

佻阮初二的彼一年，施福珍先生閣通過高中音樂教師檢定的考試佻得著狀元，閣應員林家商的聘請，轉去員林家商教冊，阮學校的音樂老師換做顏卿禹先生，伊的專長是小提琴，一個有音樂素養的好先生，個性溫和、人真古意袂花言巧語，樂隊換顏先生來教，阮開始耍著各種樂器，樂隊佻學校歡國歌、國旗歌以外，嘛愛歡校歌佻開會前的奏樂，佻雙十節閱兵，要歡各種進行曲：學生軍進行曲、雙頭鷹進行曲、分列式進行曲、雷神進行曲……等，逐工降旗以後樂隊的同窗攏留落來訓練，定定歡甲日頭落山，歡出笑哈哈的月娘。

佻阮初二的時陣，施先生就教予樂隊〈雙頭鷹進行曲〉（Under The Double Eagle）：這首曲子是奧地利作曲家約瑟夫華格納（Josef Franz Wagner）佻一八九三年的創作，為奧匈帝國半官式軍隊進行曲，節奏相當雄壯閣輕快，予高中的管樂隊學生歡是有淡薄仔困難。奧匈帝國出現佻一八六七年至一九一八年中間，是一個中歐共主邦聯國家。由當時的匈牙利王國佻奧地利帝國組成。匈牙利對內享有一定程度的立法、行政、司法、稅收、海關等自治權。外交和國防對外事務方面則佻奧地利全款，統一由帝國中央政府來處理。

The Double Eagle真濟人譯作「雙鷹」，其實應是「雙



頭鷹」，是來自帝國國徽頂的圖案聯想。聽咧講：雙頭鷹圖案原先來自拜占庭，而拜占庭則是用羅馬帝國的單頭鷹作二次創作。這個圖像予真濟國家(王國)用過，以前的神聖羅馬帝國、奧匈帝國、德意志邦聯國徽German Confederation（1815—1866），一直到現在的俄羅斯國徽、阿爾巴尼亞國旗、塞爾維亞國旗、黑山共和國國旗等。施先生欲教一首歌曲，攏會詳細說明樂曲的創作動機，佢每一首樂曲的特色，閣按照樂隊的組織人數濟、少去編曲，按照樂器的種類、聲部去分組練習，一直到每一組聲部攏熟悉樂譜以後，閣進行合奏，聽合奏的和聲、旋律、節奏是毋是和諧，一擺一擺反覆練習，一直到歡出樂曲的精神為止。

佇阮升高一的時，有一暗阮咧練習〈雙頭鷹進行曲〉，蹓宿舍的一位同鄉的女同窗陳雲嬌來揣我講：「有一位姚金足同學，因為身體無爽快，袂使無眠畫地圖作業，為著交作業請阮替伊畫一張地圖，閣講阮的圖畫了真好，才會來請阮鬥相共！」對這位家事科的姚同窗，雖然干焦淡泊仔熟似爾爾，畫一張地圖來共鬥相共，阮並無推辭，樂器收好囡入樂器室了後，彼暗阮用規暝的時間去完成彼張地圖，因為共伊鬥相共畫這張地圖的關係，予阮佢姚同窗變成熟似的朋友，毋過佇彼个年代，查埔、查某同窗，應該是男女愛保持一種

距離，阮咧交往，煞予教官來共阮責備，彼時陣阮認為查埔、查某是同窗，佇學校內底講話、互相討論功課，並無啥物關係，無疑悟予教官真無歡喜，嚴格禁止阮來往。

佇反叛的青春期，阮刁工想空想縫來做伙，逐擺予教官叫去辦公廳教示，阮用應喙應舌來忤逆教官，惹伊受氣，教官出手拍阮的喙賴，阮越頭行出辦公室，走轉去漢寶的厝無去上課。過了三工，學校有一位對阮真照顧，跔佇離漢寶村無若遠的麥嶼厝的許梅顯先生，走來厝欲弄阮去學校讀冊，佇許先生的苦勸後，阮閣轉去學校讀冊。

這擺的代誌以後，轉去學校予記兩個小過，嘛開始暗中寫批予姚金足同窗，學校內袂當光明正大佢查某囡仔講話，變成用寫批偷來暗去傳達內心的感情。除了寫批以外，課外時間阮猶是沈迷佇管樂的聲韻中。

佇這個學校五年中，有一寡永遠無法度放袂記的代誌，當時跔佇學生宿舍幾若个學長，大阮兩屆的粘富雄，伊是一位愛運動的學長，是十項全能的運動選手，佢我同村的李添進、鄭榮坤，猶有愛運動的吳文松，黃昏時定定坐佇運動場邊的樹仔跤，看一陣同窗佇運動埕走標，阮攏真欣羨。有時陣暗時偷溜出去埔姜崙的戲院，偷看脫奶舞，有一擺入去戲院，發現學校的一位林姓先生嘛佇內底，坐在靠舞台的邊



仔笑甲真大聲，阮覘佇後壁面偷偷看，驚予這位先生看著，煞戲後轉到宿舍，因超過時間轉來校舍，予王徐生教官查到矣，五个同學攏予人處罰，逐个人的尻川予教官用柴棍仔搥甲哀哀叫。

粘富雄學長落尾考牢臺中體育專科學校了後，畢業佢阮全屆的施碧月結婚，伊去二林的萬興國中教冊，無幾年就插政治，當選彰化縣議員了後，閣轉去福興鄉競選鄉長，嘛做兩屆的福興鄉鄉長，厝內嘛開皮箱工廠，阮有一擺弄成大陳益源教授佢研究生去做民間文學調查，予伊招待一頓豐沛的中晝頓。伊真海派佢熱情，了佇交際應酬的時間真濟，歸尾拍歹家己的身體，年老了後開始過洗腰子的人生，真是少年袂曉想，食老毋成樣，煞尾淒慘離開人世間。

佇學校上園藝課，愛擔水肥去沃果子攏，若柳丁佢柑仔熟到在，阮會相爭想欲入去果子園做工課，主要會使偷挽果子來食，若偷食果子予彼位足好心的鄭大情先生掠著，會予罰去做堆肥的工課；若不幸予實習主任林大宜老師掠著，就愛予伊用棍仔搥尻川。佇彼个物質欠缺的年代，有果子偷食予人修理閣算啥？親像細漢偷食製糖用的白甘蔗予人掠著搥尻川，猶會那唸：「火車，火車交甘蔗，烏貓，烏貓掛目鏡，薰吹頭搥袂疼。」來自我安慰佢訕削。

秀水農校讀冊的五年畢業了後，受到袁立錕校長的牽成，先生的啟蒙佢教育，予阮佇社會上慢慢咧成長，尤其彼段管樂隊的生活，施福珍先生的教學啟示佢後來阮為伊的歌曲寫故事，影響阮行向歌詞的創作，成做阮規世人的一種志業，到今猶懷念彼年，阮佇管樂隊的生活記持。